

震川先生集

開化圖書館

Kaifu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震川集三十卷
別集十卷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景印
常熟刊本元書板
匡高營造尺六寸
寬四寸五分

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震川先生文集流傳海內百
有餘年識文藝者皆知珍藏
之先大夫舊藏兩集一集二
十卷一集三十二卷寇變失
去余從陳百史相君見其所

三五
點閱二十卷博爲搜求二集
復存余架上矣二十卷者乃
先生從弟道傳所刻三十二
卷先生之嗣君子祐子寧所
刻也有無參互或疑有雜譌
于其間且聞于錢牧齋宗伯

云先生遺文尚多，余曩與其
裔孫雪菴同事禮部，雪菴以
重刻道傳集相貽。既而余年
友刑部公裔興之子孝儀公
車來都，下惠以裔興新刻之
集，覽其跋語，乃偕先生孫文

休與其子元公編輯爲牧齋
先生所次第正集三十卷別
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而是
集仍止二十卷或尚未盡刻
未可謂全集也余夙向往先
生之文今老矣雖不能讀竊

思得覽其大全間與汪戶部
茗文計孝廉甫草論及而怒
如也亡何董黃洲正位令崑
山乃屬其訪求先生遺文于
元公徧彙諸刻勒成全集亦
官其地者所應爲不獨爲藝

三月三
林美譚黃洲唯唯而別嗟乎
先生之文自歿時卽流傳至
今王文肅公稱引于當年錢
牧齋吳梅村諸前輩昌明于
後非若昌黎之文歷久遠遇
永叔而始顯也矧先生賢子

孫比肩接踵咸能褻輯遺文
傳之遐邇因歎海內文人如
晉江王遵巖平涼趙浚谷皆
有遺集晉江之集尚有存者
平涼則未之槩見頻與宦其
地者言之平涼則馬學使之

三
月
四
日
駛先獲我心爲之修輯晉江
雖再屬衡文使者尚未見有
馬君其人也夫士大夫宦遊
所至誠訪前賢之遺文不致
散亡磨滅有如所謂草木榮
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

者亦華國之瑞事也黃洲乃
能識余言從元公謀集已刻
未刻合牧齋定本彙爲四十
卷而一時士大夫宦其地者
間助剞劂之資遂居然爲先
生全書黃洲之志行殆非俗

吏也已。是則可感也。元公寓
書命序于余。先生之文照耀
今古。何待于序。况余豈能序
先生之文者哉。聊述與黃洲
之語以復元公。元公其有以
諒余矣。

康熙癸丑仲夏

宛平王崇簡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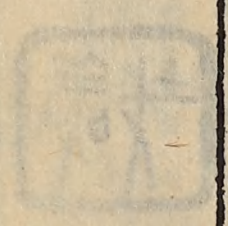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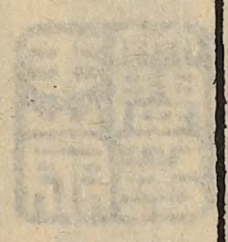


開化園
Ka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歸震川先生全集序

古來文章家代不乏人要必以
卓然絕出能轉移風氣爲上唐
之中葉稱韓子而與韓子同時
者有柳子厚李習之宋時稱歐
陽子而先歐陽爲古文者有穆
伯長尹師魯輩然言起八代之

衰者必曰昌黎變楊劉之習者
必曰廬陵則以其學之深力之
大也明三百年文章之派不一
嘉靖中有唐荆川王遵岩歸震
川三先生起而振之而論者又
必以震川爲最豈非以其學之
深力之大歟余自少知誦法震

川先生之制舉業長而得讀其
古文辭信乎卓然絕出能轉移
風氣者也自承乏崑山敬哉王
夫子以重梓先生集爲囑會從
先生之曾孫莊元公氏得其未
刻遺集簿書之暇時一披覽殆
所謂縣圃積玉無非夜光殊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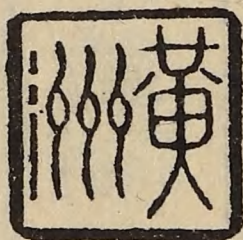
舊刻之多遺珠也元公因出錢
宗伯選本彙粹已刻未刻總計
四十卷欲授之梓人而貧無力
謀之于余余遂首捐俸爲刻數
卷同寅吳無錫伯成趙嘉定雪
嶧及遠近士大夫聞風繼之協
助成事元公又以舊刻多烏焉

魚魯之訛勘訂累年悉已正是正
較之舊本頓爾改觀誠快事也
余讀先生之易圖論洪範傳知其
經學深邃于馬政志三途並
用諸議知其世務通達而濬吳
淞江三吳水利諸書今方行其
說殆東南數百年之利至其自

述今長興時以德化民又漢代
之循良也今
國家偃武修文廣厲士子以通
經學古而科目之士亦將學而
後入政則是集行世其亦昌明
文運造就人才之一助乎元公
以序見屬末學何能贊一辭顧

以夙仰先生旣欣覩全集之流
播海內加惠後學而元公亦工
詩古文能世其家學又喜先生
之有後也故不辭而爲之書

康熙癸丑仲春文林郎知崑山
縣事上谷後學董正位題



館

書

圖

化

開

ka hwa library

<p>開</p>	<p>化</p>	<p>圖</p>	<p>書</p>	<p>館</p>
----------	----------	----------	----------	----------

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歸子元恭刻其曾大父太僕
公集未就若干卷而卒余偕
諸君子及其從子安蜀續成
之計四十卷初太僕集一刻
於吾崑山一刻於常熟二本

不無異同亦多紕繆元恭懼
久而失傳也乃取家藏抄本
與錢宗伯較讐次第之編定
四十卷然後訛者以訂缺者
以完好古者得以取正焉太
僕之文宗伯論之詳矣然宗

伯惡夫禪販剽賊掇拾塗澤
之流而余獨謂夫文章之遞
變非一世之積也宋之推經
術者惟曾南豐氏然以較於
程朱之旨不侔矣南渡後諸
儒之說盛行於是學者莫不

擬之而後言隨其所見之分
量淺深大小以發之於文則
莫不有所合自南宋歷元以
及於明之初年其所稱大儒
之文皆是也然至其風格薈
萎益頽而爲老生學究之習

若是者雖大儒不免也負才
者思有以易之而不得其說
則不難一切抹殺理學之緒
言反而求之秦漢以上虛氣
浮響雜然並作至欲遠駕於
古之作者夫天下豈有離理

而可以爲文者哉故文之病
而幾至於亡者亦相習而相
矯以然也太僕少得傳於魏
莊渠先生之門授經安亭之
上其言淡以時之講道標榜
者爲非至所論文則獨推太

史公爲不可及嘗自謂得其
神於二千餘年之上而與世
之摹擬形似者異趨故余謂
文至太僕始稱復古非太僕
而言文者明中葉之病於剽
竊者也由明初以溯之宋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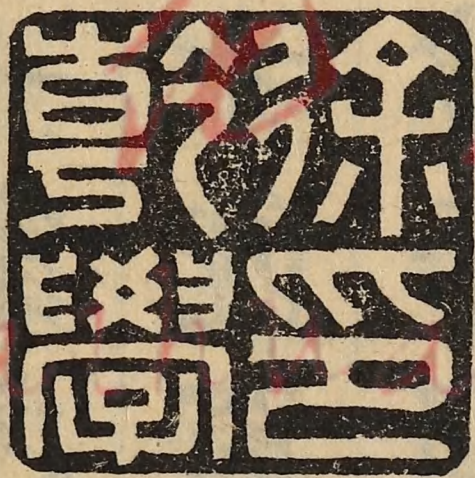
以前之文其不爲剽竊而猶
未盡乎文之極致者時代壓
之風格蕭萎者是也欲知太
僕之文必合前後作者而觀
之則文章之變盡此矣太僕
久困公車屏居絕跡淹綜百

代始成一家之言其曾孫元
恭負盛才既窮且老日抱其
遺書而號于同人醵金而刻
之垂竣身沒不見其成此予
之歎夫文之難如此其傳之
難又如此後之讀者宜如何

其愛惜之也

康熙十四年乙卯春三月同

里後學徐乾學謹序



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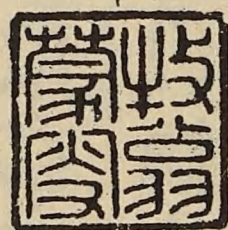
往余篤好震川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孫昌世訪求遺集
參讀是正始有成編昌世子莊遊於吾門謂余少知其
先學樞衣咨請歲必再三至旣而與其從叔比部君謀
重鈔先生全集而比部君以讎勘之役屬余余老而歸
佛舊學蕪廢輟禪誦之功紬繹累日條次其篇目洮汰
其繁芘排纒整齊都爲一集旣輟簡喟然而嘆曰余服
膺先生之書不爲不專且久喪亂廢業忽忽又二十年
乃今始旋其面目曠然知先生所以爲文之宗要豈不
幸哉先生鑽研六經含茹雒閩之學而追溯其元本謂

秦火已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
必久晦於漢唐而乍闢於有宋儒林道學分爲兩科儒
林未可以蓋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
未可以蓋新安真知獨信側出於千載之下而未嘗標
榜爲名高也少年應舉筆放墨飽一洗熟爛人驚其頡
頏睂山不知其汪洋跌蕩得之莊周者爲多壯而其學
大成每爲文章一以古人爲繩尺蓋柳子厚之論所謂
旁推交通以爲之文者其他可知也參之孟荀以暢其
支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其暢也其
厲也其潔也學者舉不能知而先生獨深知而自得之

鈎摘蒐獮與古人參會於毫芒杪忽之間旋觀禪販剽
賊掇拾塗澤之流如秦越人診病洞見藏府之癥結辭
而闢之劈肌中理無所遯隱以罷耗舉子羈窮單隻提
三錢雞毛筆當熏灼四戰之衝馴至霜降水落草枯靡
萎而其爲之渠帥者卒以吁嗟歎伏而自悔其降心之
不蚤嗚呼此豈徒然也哉先生以幾庶體貳之才好學
深思跋邪舐僞刊削恭敗障斯文之末流榦材小生謏
聞目學易其文從字順妄謂可以幾及家龍門而戶昌
黎其譌謬滋甚先生嘗序沔人陳文燭之文諷其好學
史記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學先生之學者無爲

沔人之知美贖則幾矣先生儒者曾盡讀五千四十八
卷之經藏精求第一義諦至欲盡廢其書而悼亡禮懣
篤信因果恍然悟珠宮貝闕生天之處則其識見蓋韓
歐所未逮者緒言具在余非敢援儒而入墨也余少壯
汨沒俗學中年從嘉定二三宿儒遊郵傳先生之講論
幡然易轍稍知向方先生實導其前路啓禎之交海內
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發之今
又承比部君之命論次斯集得以懷鉛握槩效微勞於
簡牘有深幸焉日月逾邁老將智而耄及無以昌明先
生淑艾之教譬諸螢火熠熠欲流照於須彌之頂亦自

愧其微末已矣而比部君大雅不羣能表章其家學南
豐之辦香不遠求而有託斯可喜也歲在庚子五月晦
日虞山年家後學錢謙益再拜謹序



先太僕震川公集最初閩中有刻既而公之子伯景
仲敕刻於崑山先伯祖泰巖刻於常熟閩本地遠不
傳崑山常熟本互有異同然公之遺編剩簡尚餘十
之八九牧齋先生與公之孫文休旁求廣采得公藏
本幾倍於刻本先生手自校勘珍如祕書無何絳雲

之災盡燬於火賴文休副本存余從玄恭得而錄之
念文章顯晦有數恐遂湮沒無聞爲請於先生求壽
諸梓而先生以刻本位置多訛意象尚隔乃爲合併
而次第之得正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
未能悉出也蓋嘗論之不讀史漢不知左國之所以
爲文也不讀韓歐不知史漢之所以爲文也今繇公
之文可以知韓歐繇先生之選可以知公之文異哉
海內之士從事於古之文章者必自此而求之矣然
而公豈求工於文而已哉其學術則辯易圖之宗旨
究禹疇之法象與夫作史之志議禮之言有以啓先

儒所未發其經濟則條水衡之事宜悉太僕之掌故
以及用人之方禦倭之議有以裨當世所宜行聞貞
孝之事則奮袂攘臂不欲令弱質俠骨受誣於豪強
修族姓之譜則齋咨涕洟必欲使遠祖近宗盡歸於
敦睦他如贈送慶賀之文弔祭悲哀之作靡不折衷
於法度歸本於端良不以浮詞諛人不以綺語加物
則公之修辭立誠蓋可知矣讀是集者因公之文以
得公之爲人斯先生所以教我子孫不替先型之至
意而亦所以嘉惠後學之盛心哉庚子長至日從孫
起先拜手敬識

開化圖書館



kuarhwa library



謙益白荒邨僻遠伏承親枉玉趾命較讎震川先生文集不敢以荒落爲辭尋繹舊學排纘累日乃告成事應酬文字間有率易冗長者僭以臆見洮汰四分之一披金揀沙務求完美以一生師承在茲良欲效攻王之勤於遺編也編次大意略序梗概以求正於法眼或召玄恭詳審商榷如有未當不妨改正

編次之法略做韓柳蘇三集古今文體不一亦不盡拘先生覃精經學不傍宋人門戶如易圖論洪範傳是也故以經解爲首次序論議說皆議論之文也韓集總屬雜著今依各集略爲區別凡四卷 次贈送序壽序凡

六卷贈送序考論學術吏治皆非苟作壽序古人所無先生爲之則皆古文也舊本別置外集今仍次贈序

次記三卷舊有紀行諸篇今取陸放翁范石湖例入別集 次墓誌銘墓表碑碣行狀傳譜世家凡十二卷誌墓之文本朝弘正後靡濫極矣先生立法簡嚴一稟於古移步換形尺水興波直追昌黎不問其餘也今所汰去者十不得一他文不爾 次銘頌贊一卷祭文哀誄一卷書三卷以上諸文汰者四分之一亦有存其半者 歐蘇集是二公手定外制奏議別爲一集今集中纔數篇故居別集之首而策問附焉 次宋史論贊一卷

先生有志重修宋史存論贊以見其志 歐蘇集俱別
載小簡古人取次削牘不經意之文神情馨唾彷彿具
焉故錄爲二卷寒暄駢偶之詞不載紀行一卷次之
次馬政志一卷先生邢州入賀時留纂修寺志故有此
作既有關於國故其文則自謂倣史記六書也取昌黎
順宗實錄例系之別集 公移吏牘各有格式委悉情
事雅俗通曉乃爲合作非老於文筆者不能爲亦不能
知也錄而存之略爲一卷水利賦役禦倭諸書議散在
集中可以參考 唐人編李杜詩以文爲別集比興著
述從其所重也今取其意錄古今詩一卷 先生爲舉

子卽以論策擅場今所存者場屋帖括及科舉程式之
文然其議論忼爽行文曲折蓋二蘇秦晁降格而爲之
也今取二蘇應制集例錄論策一卷 右編次震川先
生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不分卷約三百餘篇先
生於詞章刊落皮膚獨存真實雖其牽率應酬或質而
少文或放而近易有識者精求之可以窺見先生擺脫
流俗信心師古之大致余以管見僭有去取蓋猶未能
免俗規規然以時世心眼測量前喆有餘愧焉輟簡之
餘愾然三歎并識之以訊於智者庚子五月二十八日
謙益白

凡例五則

一 選定 此集舊嘗三刻復古堂本止分上下卷不備可知崑山本文三百五十餘篇常熟本篇數畧少而崑刻所無者殆半未刻藏本又二百餘首錢牧齋先生嘗合已刻未刻諸本總選得五百九十餘首而尺牘古今詩在外合計四十卷今大率從其選本但未刻中之不收者已刻中之被汰者莊以爲尚有遺珠又自以已意增入十有餘首今自尺牘二卷詩一卷之外總計文六百有五首悉付諸梓人其外二百餘首則依錢宗伯名爲餘集而

藏于家

一編次 錢宗伯所編集三十卷首經解末書又別集十卷首制辭末論策今大槩因之獨以爲古人文集書多在前不當置之末卷今移置書三卷于贈送序之前而以祭文爲末卷又論策據蘇文忠集編在策問之前今移置于別集之首策問次之文選諸書詩在文前今以府君所專攻者文也詩不過餘興及之篇章亦不多故從柳子厚集之例以詩居末

一正誤 他書刻本之誤不過字畫畧差或偶脫一

二字耳惟此書舊刻之誤不可勝舉約有四端有
因聲音近似者有因草稿模糊者有因葉數顛倒
者有因妄加刪改者如尚書徐晞之爲熙少傅夏
言之爲賢儒者錢德洪之爲宏此因聲音近似而
誤者也如富貴淫佚隕命亡國本漢書成語乃倒
置錯出以致上下不屬文義難通此因草稿模糊
而誤者也至水利策一篇遂顛倒四百餘字向來
選家坊本皆襲舛而不覺此因板心數目顛倒而
誤者也凡此皆因失於較訂以致傳寫之訛至於
妄加刪改爲尤甚焉崑山本則以從祖之好自用

凡篇首作文之由往往刪去篇中遂無照應而擅改者尤多常熟本則以宗人之少讀書凡用經史彼所不曉者非刪則改今皆據家藏抄本正之其抄本亦誤者則考古書據文義以正之較勘數四頗爲精詳間有疑者闕之訛謬旣正似可不言但以舊刻行世已久恐觀者見其參差反致疑於新刻不得不明言其故非敢暴前人之短也

一刪重 隆慶元年浙江鄉試時府君任長興方踰年以資淺故不得爲同考試官僅入外簾然夙負高望主考推重五策問俱委作并屬作對策後遂

刻爲程策惟第五道主考頗加刪改府君與門人
尺牘以爲竄入鄙語故今集中對策止存前四道
崑山舊本因止刻策問故首載前四策問今旣并
對策俱刻不必又重見故去之又吳純甫行狀墓
表二首大畧皆同今存行狀而廢墓表西王母圖
序二首大同小異今存前作而廢後作送周御史
序一作頌而畧改今存序而廢頌若題同而文絕
不同截然爲二首者如送王子敬之任序之類則
兩存之

一履歷 凡古人文集必載本傳以見其人之生平

府君之學術文章宜入儒林文苑以未有國史缺於無徵今但取前輩諸公誌銘墓表行狀傳贊序跋凡有關於府君之文集者附錄一卷於後庶幾讀府君之文者開卷而如見其人云

曾孫莊識

謹按恆軒先叔父府君所作凡例屢經竄改而未有所定玠於刻工處見抄本凡八則而中多可商思欲刪逸之而未敢也會往虞山謁從叔孝儀孝儀叔出先叔凡例一冊內止五則云得之於錢子繡林蓋錢子於黃洲董夫子署中携歸此爲先叔

最後改本無疑而家中特遺其稿因大喜過望亟
以付諸梓集中選定編次之法大約因錢宗伯而
不無稍異今繫先叔凡例於後而仍存錢宗伯凡
例於前庶幾不沒其實且令世之君子有所考焉
康熙乙卯孟春望後一日玄孫玠謹識

關化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較訂助刻姓氏

王崇簡

簡上

虞二球

董正位

吳興祚

趙昕

嚴沆

曹溶

劉體仁

薛信辰

張其翰

秦鉞

嚴曾榘

郝毓嶮

高冕

秦松齡

錢肅潤

秦松岱

華長發

吳偉業

金俊明

宋實穎

蔣伊

何平

翁澍

陸廷祉

王楫汝

李臨

陸士炳

金望

錢士植

黃璠

張震維

席啓疆

張艾

嚴宗垂

葉國華

李可沂

葉方恒

盛符升

徐與喬

葉方藹

徐乾學

葛雲芝

徐秉義

丘鍾仁

馬鳴鑾

徐元文

何陸愷

朱用純

葉方蔚

葉奕苞

王緝基

李遙章

王緝植

謝家柯

李遙威

黃泓

陸時通

李遙毅

張墜

盛翊治

沈廷瑗

楊元咎

周霑

金植

徐澗

侯榮

金侃

姪起先

定世綸

曾姪聖脈

允謀

允肅

允臨

孫玄姪 芳德

霖

是集之刻始於辛亥歲宛平王宗伯素切表章而
龍門董夫子首捐俸助梓鄰境邑侯如吳伯成趙
雪嶠兩明府共襄其事於是當代文衡及遠近士

大夫分任剗劂自辛亥春王迄癸丑仲秋全集已刻十之七不幸先叔恆軒府君中道捐館玠室同懸磬無以卒業賴董夫子復倡助鳩工而俾克告成則葉學亭徐健菴兩先生之力居多蓋全集之竣其難如此今府君之文行將風行海內要皆諸君子之功其姓氏不可以不書也故備列之至虞山從祖裔興公於庚子歲卽梓太僕府君之文功雖未竟然全集之成實由從祖倡之他若吳門練川松陵諸同宗凡助刻者亦皆附識於後云

康熙乙卯春王正月望後六日玠拜識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崑山

歸有光 著

曾孫

莊

較勘

虞山後學錢謙益選定

玄孫

玠

編輯

卷之一 經解

易圖論上

易圖論下

易圖論後

大衍解

洪範傳

尚書叙錄

考定武城

孝經叙錄

荀子叙錄

卷之二 序

項思堯文集序

玉巖先生文集序

山齋先生文集序

雍里先生文集序

五嶽山人前集序

戴楚望集序

戴楚望後詩集序

沈次谷先生詩序

草庭詩序

經叙錄序

史論序

卓行錄序

汧口志序

正俗編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華亭蔡氏新譜序

龍游翁氏宗譜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太僕寺誌序

西王母圖序

陟臺圖詠序

綵衣春讌圖序

綸寵延光圖序

王梅芳時義序

水利書序

尚書別解序

都水藁序

會文序

群居課試錄序

夏懷竹字說序

卷之三

論 議 說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公子有宗道論

貞女論

譜例論

水利論

水利後論

三途並用議

馬政議

禦倭議

備倭事略

三江圖叙說

淞江下三江圖叙說

二石說

張雄字說

陳伯生字說

守耕說

東隅說

懷竹說

朱欽甫字說

周時化字說

莊氏二子字說

二子字說

卷之四 雜文

書安南事

書郭義官事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獄事

貞婦辨

書里涇張氏妾事

言解

解惑

道難

懼讒 三首

甌喻

性不移說

重交贈汝寧徐君

卷之五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跋高麗圖經後

跋禹貢論後

題輿都志後

跋唐石臺道德經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跋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幢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跋帝堯碑

跋商中宗廟碑
題太僕寺誌後

讀金陀粹編
讀王祥傳

題金石錄後
題隸釋後

跋何博士論後
題仕履重光冊

題星槎勝覽
題瀛涯勝覽

題文太史書後
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題弘玄先生贊後
書沈母貞節傳後

書冢廬巢燕卷後

跋唐道虔答友人問疾書

跋小學古事

題王氏舊譜後

題立嗣辨後

跋程論後

跋程策後

卷之六 書

上徐閣老書

上瞿侍郎書

上萬侍郎書

上王都御史書

上高閣老書

上趙閣老書

卷之七 書

上宋明府書

上方參政書

答唐虔伯書

與李浩卿書

與嘉定諸友書

與殷徐陸三子書

答俞質甫書

與宣仲濟書

答顧伯剛書

與潘子實書

示徐生書

山舍示學者

與陸太常書

與趙子舉書

答朱巡撫書

上王中丞書

與曾省吾參政書

與林侍郎書

卷之八

書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寄王太守書

遺王都御史書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與傅體元書

與王子敬書
論禦倭書

上總制書
與沈養吾書

崑山縣倭寇始末書

卷之九
贈送序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送夾江張先生序
送李廉夫北上序

送王汝康會試序
送縣大夫楊侯序

送何氏二子序
送宋知縣序

送郡太守歷下金侯考績序

送郡別駕王侯考績之京序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

送太倉守熊侯之任光州序

贈陽曲王公分司太倉序

送吳郡別駕段侯之京序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送童子鳴序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送計博士序

送蔣助教序

卷之十 贈送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送同年光之英之任真定序

送同年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送王子敬還吳奉母之建寧序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送毛君文高之任元城序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送周給事興叔北上序

送余先生南還序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送許子雲之任分宜序

送陸嗣孫之任武康序

送俞宜黃序

送福建按察使王知事序

送北城副兵馬指揮使周君序

送吳祠部之官留都序

贈石川先生序

贈給事中劉侯北上序

贈戚汝積分教大梁序

卷之十一

贈送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送周御史序

贈熊兵憲進秩序

送嘉定縣令序

送嘉定縣令張侯序

送縣令朱侯序

送吳縣令張侯序

贈張別駕序

贈太府思翁黃公序

送攝令蒲君還府序

贈司儀楊君序

送顧公節北上序

送國子助教徐先生序

送柴都事之任浙江序

送陳子加序

送王博甫北上序

賀戚總戎平倭序

司訓袁君督學旌獎序

贈醫士張雲厓序

贈弟子敏授尚醫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贈菩提寺坤上人序

卷之十二 壽序

方御史壽序

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壽序

山齋先生六十壽序 澱山周先生六十壽序

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壽序

福建按察使楊君七十壽序

通政立齋王先生壽序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少傅陳公六十壽詩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壽序

顧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丘恭人七十壽序

顧孺人六十壽序

夏淑人六十壽序

朱夫人鄭氏五十壽序

朱夫人鄭氏六十壽序

朱孺人壽序

李太淑人八十壽序

許太孺人壽序

太倉州守孫侯母夫人壽詩序

朱太夫人六十壽序 李氏榮壽詩序

卷之十三 壽序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顧南巖先生壽序

同州通判許半齋壽序

龔裕州壽序 徐封君七十壽序

葛封君六十壽序 柳州計先生壽序

寧封君八十壽序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張曾菴七十壽序 晉其大六十壽序

濬甫魏君五十壽序

周秋汀八十壽序

周翁七十壽序

戴素菴先生七十壽序

張翁八十壽序

孫君六十壽序

楊漸齋壽序

六母舅後江周翁壽序

周弦齋壽序

前山丘翁壽序

戚思訥壽序

陸思軒壽序

東莊孫君七十壽序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望湖曹翁六十壽序

錢一齋七十壽序

夢雲沈先生六十壽序

碧巖戴翁七十壽序

杜翁七十壽序

叔祖存默翁六十壽序

高州太守欽君壽詩序

卷之十四 壽序

朱母孫太孺人壽序 顧母陸太孺人壽序

張母太安人壽序 馮宜人六十壽序

陸母繆孺人壽序 鄭母唐夫人八十壽序

張母王孺人壽序

王黎獻母楊氏七十壽序

沈母丘氏七十壽序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陳母倪碩人壽序 朱碩人壽序

朱君顧孺人雙壽序

徐氏雙壽序

周氏雙壽序

王氏壽宴序

良士堂壽讌序

狄氏壽讌序

唐令人壽詩序

邵氏壽詩序

卷之十五 記

見村樓記

見南閣記

真義堂記

遂初堂記

壽母堂記

世有堂記

容春堂記

自生堂記

可齋記

耐齋記

雙鶴軒記

雪竹軒記

清夢軒記

櫟全軒記

悠然亭記

卧石亭記

滄浪亭記

花史館記

杏花書屋記

題玉女潭記

見苓書舍記

婁曲新居記

寶界山居記

南咳草堂記

莪江精舍記

菊窓記

本庵記

野鶴軒壁記

保聖寺安隱堂記

汝州新造三官廟記

卷之十六 記

重修闕里廟記

顧原魯先生祠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唐行鎮免役夫記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崑山縣新倉興造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張氏女貞節記 吳山圖記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松雲庵楊主簿墓田碑記

張氏女子神異記

卷之十七 記

世美堂後記

重修承志堂記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陶菴記

畏壘亭記

思子亭記

項春軒記

秦國公石記

夢鼎堂記

順德府通判廳記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震川別號記

家譜記

卷之十八 墓志銘

南京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中書舍人李君墓誌銘

外舅光祿寺典簿魏公墓誌銘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建安尹沈君墓誌銘
樂清丞沈君墓誌銘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永平張封君墓誌銘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晁君墓

誌銘

例授昭勇將軍成山指揮使李君墓誌銘

明故例授蘇州衛千戶所正千戶陳君墓誌銘

卷之十九

墓誌銘

抑齋先生夏君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朱隱君墓誌銘

馮會東墓誌銘

周孺亨墓誌銘

曹子見墓誌銘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太學生葉君墓誌銘

沈貞甫墓誌銘

陸允清墓誌銘

周君墓誌銘

李君墓誌銘

居君墓誌銘

詹仰之墓誌銘

朱肖卿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

墓誌銘

趙汝淵墓誌銘

金君守齋墓誌銘

王邦獻墓誌銘

李惟善墓誌銘

張克明墓誌銘

陳君厚卿墓誌銘

陸子誠墓誌銘

王君時舉墓誌銘

蔣原獻墓誌銘

潘用中墓誌銘

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陳處士妻王孺人墓誌銘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顧孺人墓誌銘

潘府君室沈孺人墓誌銘

周子嘉室唐孺人墓誌銘

方母張孺人墓誌銘 張孺人墓誌銘

沈母張孺人墓誌銘 陸孺人墓誌銘

張太孺人墓誌銘 龔母秦孺人墓誌銘

季母陶碩人墓誌銘 王母孫孺人墓誌銘

朱母顧孺人墓誌銘 沈引仁妻周氏墓誌銘

唐孺人墓誌銘 毛孺人墓誌銘

魏孺人墓誌銘

葉母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權厝誌

生誌

壙誌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權厝

誌

伯妣徐孺人權厝誌

鄭君漢卿壽藏銘

南雲翁生壙誌

姚生壙誌

亡兒翽孫壙誌

女如蘭壙誌

女二二壙誌

寒花葬誌

卷之二十三

墓表

亡友方思曾墓表

從叔父府君墳前石表辭

通政使右參議張公墓表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王君墓表

懷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勅贈翰林院檢討許府君墓表

貞節婦季氏墓表

卷之二十四

碑碣

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

尹貴州按察使副使李君墓碑

何氏先塋碑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安亭鎮揭主簿德政碑

玄朗先生墓碣

張季翁墓碣

褚隱君墓碣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君墓碣

泗水何隱君墓碣

宣節婦墓碣

王烈婦墓碣

曹節婦碑陰

張通參次室鈕孺人墓碣

卷之二十五 行狀

吳純甫行狀

李南樓行狀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勅封文林郎分宜知縣前同判官許君行狀

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行狀

魏誠甫行狀

先妣事略

請勅命事略

卷之二十六 傳

歸氏二孝子傳

張自新傳

顧隱君傳

元忠張君家傳

章永州家傳

戴錦衣家傳

京兆尹王公傳

洧南居士傳

周封君傳

東園翁家傳

何長者傳

筠溪翁傳

可茶小傳

鹿野翁傳

卷之二十七 傳

王烈婦傳

韋節婦傳

陶節婦傳

計烈婦傳

沈節婦傳

蔡孺人傳

俞楫甫妻傳

卷之二十八 譜 世家

夏氏世譜

歸氏世譜

歸氏世譜後

興安伯世家

記壬午功臣

卷之二十九

銘

頌

贊

為善居銘

素節堂銘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聖井銘

書齋銘

清泉銘

几銘 二首

太行石銘

西山石銘

松江新建行省頌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魁星贊

葉文莊公像贊

并序

弘玄先生自叙贊

王氏畫贊

并序

卷之三十

祭文

哀誄

祭方御史文

祭王方伯文

祭王儀部文

祭朱恭靖公文

祭顧方伯文

祭周孺亨文

祭唐虔伯文

祭劉縣丞廷運父文

祭張封君文

同年祭陳封君文

祭外舅魏光祿文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祭張貞女文

弔何氏婦文

祭外姑文

祭妻祖父母文

祭楊椒山文

告祭崑山縣山神文

祭崑山縣城隍神文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祈雨文

謝雨祭城隍廟文

再祈雨文

祀厲告城隍神文

御史中丞李公哀辭

思質王公誄

招張貞女辭

補編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卷之九

祭沈養吾仲常文

祭居守齋文

卷三十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經解

易圖論上

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卜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爲易而要

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爲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爲正旁推而衍之者爲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執其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爲連山商爲歸藏周爲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卽連山而在連山卽歸藏而在歸藏卽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

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卽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爲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圓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蓋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旣規橫以爲圓又填圓以爲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圓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

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爲信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圓可方一入於圓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爲卦而卦全紐卦以爲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爲皇極經世之書有分秒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以爲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

易圖論下

或曰自孔子贊易今世所傳易大傳者雖不必盡出於孔氏而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間子之不信夫易圖

以爲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
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乎此其所謂橫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
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
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
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
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
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
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
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爲偶而不能不爲偶者也帝之

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爲四時焉則東南西北繫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衆體與天地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辯其爲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刺然必因傳而爲此圖不當謂傳爲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於卦氣傳何爲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於八用傳何爲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以爲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見然王弼

韓康伯之書尚在其解前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爲說者蓋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論

易圖論後

或曰子以易圖爲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甚詳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順五行生剋之序辨體用常變之殊合卦範兼通之妙縱橫曲直無不相值可謂精矣曰此愚所以

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智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爲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淪詭秘而爲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爲無所不通然此理在

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軌
筭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爲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
人之爲之乎大傳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
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
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爲上下孰爲左右孰爲
乾兌離震孰爲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
上下以爲上下因其左右以爲左右因其乾兌離震
以爲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爲巽坎艮坤聖人
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
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

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
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
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
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
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於庸言庸行之間而卦爻之
象吉凶悔吝之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
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爲車之說與夫
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
孔子贊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
濟則圖書之列粲然者莫是過矣今夫冶之所貴者

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
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
可也故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
在東序與兌弓和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
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
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
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歆向楊
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
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辯也

舊刻直云宋儒朱子之說

詳矣無揭中五之要以下四十餘字今從抄本補入
又何物非書也哉之下常熟刻本有賣兔之書未必

起于兔觀魚之樂未必出于魚十八字按後段有造車製字之喻又有治範耕耒之喻此復有魚兔之說似設喻太多疑常熟刻是初本而崑山刻刪去者是定本今從崑本曾孫莊識

大衍解

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後成也衍法因著而起著之半故爲五十也其衍以四十八進退離合成陰陽老少之畫與其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九故用四十九也衍之變自分二而定也其掛其揲其扞所以衍之也等之四十八而已矣分而掛掛而揲揲而歸奇乃所以不齊也歸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若得老陽之九除初掛必有十二之餘若得少陰之

八必有十六之餘若得少陽之七必有二十之餘若
得老陰之六必有二十四之餘其所餘之數不揲而
歸之扐者此所謂治數之法舉其要也九具於揲則
三奇見於餘六具於揲則三偶見於餘七具於揲則
二偶一奇見於餘八具於揲則二奇一偶見於餘不
必反觀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此所以爲營之終
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
數也掛扐雖舉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數仍以在揲之
策爲正掛扐十二無當於太陽之九而揲四之三十

六則九也掛扐十六無當於少陰之八而揲四之三
十二則八也掛扐二十無當於少陽之七而揲四之
二十八則七也至於太陰之六雖其數相當而以前
三者爲比亦必揲數之二十四而爲六也故七八九
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陽道盈而主進太陽進之
極而數最多極則退矣故爲少陰之三十二陰道乏
而主退太陰退之極而數最少極則進矣故爲少陽
之二十八若掛扐之策因過揲而見者也故陽本進
而反見其退而數之少至于十二陰本退而反見其
進而數之多至于二十四此曆家逆行之術也故曰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又曰當期之日而歸奇以象閏也閏也者時與日之餘也

洪範傳

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啓其衷者故箕子以爲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爲天寶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爲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爲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說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

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於一而福極何取於九也就如儒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自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怪之旨也洪範之書以天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過行所無事少有私智於其間卽鯀之汨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爲卽天之道

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爲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
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在吾
性之外天陰騭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
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一也九疇
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
四疇會爲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
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己厚之於八政所以治人叶
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
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
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諏筮則謂之稽疑察肅又哲謀

聖之應則謂之庶徵以皇極歛福則有福而無極前
四疇責之於已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於
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於庶
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又明念嚮
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敘其目而演之
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則五事
之則見而爲肅爲乂爲哲爲謀爲聖不敬則五事之
則失而爲狂爲僭爲豫爲急爲蒙敬之用非在外也
得其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八政者所以厚民也爲
之飲食爲之貨賄爲之祭報爲之居室爲之交好所

以厚之也至於斬伐咸劉陳於原野肆之朝市亦所以厚之也期於胥匡以生而已矣人主不達乎厚用之意則建官立政漫無可據此官方之所以錯亂也五紀者以歲之數協月之數以月之數協日之數以日月之數協星辰之數以歲日月星辰之數協曆之數治曆明時隨時占候期於協而已矣建用皇極者天於兆庶之中獨命皇以治之則皇之一身固斯世之取則既爲斯世之所取則不可無道以觀示之而所謂道者又皆斯世之所同然特彼拘於氣稟狃於習尚遂不知所以自立而皇亦不必屑屑焉求治於

天下而惟自盡其所同然者以立於此而風動之則天下靡然知所嚮方矣建者立於此而則於彼之謂也又用三德者正直剛柔弛張變化當正直而正直當剛而剛當柔而柔視物之所宜而無取必於其間此又用之道也稽疑者有所疑而不明故稽以明之事之明者無待於稽事之疑者聖人亦不能不取決於神汝則有大疑而卿士庶民羣言並興將誰適從此卜筮之建聖人所以齋戒以神明其德也人之於天其精氣相感捷若影響况人主爲天地之心一念之善喜見於天而和氣應之一念之惡謫見於天

而沴氣應之故欲觀已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爲應者以驗之雨暘燠寒風之時則知其爲肅又哲謀聖之應雨暘燠寒風之恒則知其爲狂僭豫急蒙之應驗之爲言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爲憂喜此人主事天之誠也嚮用五福嚮之而惟恐民之不得乎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威用六極畏之而惟恐民之或罹於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極世之人主知棄極取福矣孰能嚮而威之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民無凶荒天札者此嚮威之實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聖人察五行之性如此鹹苦酸辛甘聖人察

五行之變化而無所不在如此聖人之治天下不過因其下而爲之下因其上而爲之上因其從革曲直爲之從革曲直因其稼穡而爲之稼穡是以天不失時地不失利物不失性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協以皇極則建以三德則又明於稽疑則有吉而無凶驗於庶徵則得雨暘燠寒風之時嚮於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應八疇言用而五行不言用直言其爲五行者如此而聖人之用可見矣禹貢一篇不過水曰潤下之一語而箕子以爲彝倫之攸敘者此也人在天地之間有此身卽有貌言視聽思之

五事貌之體本恭而可以作肅言之體本從而可以
作又視之體本明而可以作哲聽之體本聰而可以
作謀思之體本睿而可以作聖故五事之言恭從明
聰睿者猶水之言潤下也此所謂有物必有則形色
天性也能敬用此五事則聰明睿知由此而出篤恭
而天下平矣所謂皇極雖兼總八疇而其綱又在乎
五事之一疇也八政唐虞則屬之九官禹則有六府
三事周家則謂之六典卽此八政離合不同治內之
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食之居
之教之如是而後麗於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

禮不失撫字之恩常洽如是而不順則侵伐不爲黷
此順施之序五紀雖五總之實曆數之一紀此亦王
者之政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蓋人主繼天以
子兆民俯察民情而爲之政仰觀天運而爲之紀以
此與八政相對故不列於八政之中堯命四子舜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虞夏之間羲和之職最重故胤
征以俶擾天紀誓師周官歸之保章氏後世益輕太
史公以爲近乎卜祝之間也皇極一疇言錫福何也
富壽安逸人主所欲致之於民而不能得之於天惟
其使民作善而期於回天地之氣此其錫福之微者

也福者天下之所共欲顧昏迷於行不知所則效顛
倒悖謬以自取戾人君建極以示之使知所則效而
爲善以日圖致福之道是乃聚斂衆福以敷錫於民
也庶民得于觀感之間皆於汝之極保守不敢失墜
以應汝而錫汝保極矣凡天下之無有淫朋比德者
皆皇之化也夫皇之化斯民惟是立之則以示之使
之順治於不識不知之中而無假於聲色之末此皇
建其極之本旨然而鼓舞振作長育成就之功亦時
行於其間於以扶掖引誘以發其攸好德之心于其
有爲有猷有守者則愛念之而不忘不協于極而不

懼于咎者亦受之而康而色而不拒所以發其攸好
德之心民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而知歸于極矣虐
斃獨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
起於此皇極之君必無虐斃獨而畏高明又于其有
能者與之以官使羞其行展其材猷以昌吾之國又
能厚其祿使之好于而家亦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
蓋人而無攸好德之心則雖欲錫之福而彼不受徒
爲汝之咎矣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動而歸極之機也
人主作成一世之人在於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
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

福明以建極爲錫福之本曰予攸好德明以攸好德
爲五福之綱遵道遵路卽可以見蕩蕩平平之體言
皇極之化大普於世利用出入莫非是道之昭著也
皇極之道其所以致民之化如此是皆天之理天之
訓而人主無絲毫智力於其間知所謂蕩蕩平平正
直者則知所謂帝之訓矣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天子
之光如日月之照被日近日親而日尊也近天子之
光萬物熙熙之景象也歸極之民蓋如此平康之世
以正直治之強梗之世以剛治之和柔之世以柔治
之隨世而爲輕重易之所以有小過大過也然一代

之習尚多從人主性之所近高明者多於用剛沉潛者多於用柔此治體之所以不純故在矯而克之強弗友爨友稱其物之所感此剛克柔克也高明沉潛制其性之所偏亦剛克柔克也威福玉食之柄不移於下則正直剛柔之權在於上矣古者尊天而重神不敢自信而待於卜筮以取決而至誠無私之德常與神明通是以鬼神應之各極其理之所至而無毫髮之爽故卜筮必可信而禹以爲治天下之一疇擇建立卜筮人而命之卜筮蓋其重也如此卜之體色墨拆有兩霽蒙驛克之五兆占之變化往來有貞悔

之二體於其差忒不齊之中而衍之以觀其從違金
滕卜三龜大誥朕卜并吉士喪禮卜葬卜者三人古
者卜筮皆用三人蓋吾之所甚嚴而信之者僅取衷
於一人時或不能與神明會故詳以求之龜從筮從
蓋卜筮兼舉而龜筮協從大事先筮而後卜晉侯得
阪泉之兆趙鞅遇水適火又筮之是也又有獨用之
者卜稽如台夢協朕卜卜河朔黎水予得吉卜卜筮
不相襲是也龜筮共違於人雖於卿士庶民有不恤
夫旣謂之大疑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知之者著
龜之理微矣雨暘燠寒風者天地慘舒之氣而繫于

人主視聽言貌之間蓋天人相感之機有不可誣者
故箕子以意類明之五者來備各以其敘所謂時也
極備極無所謂恒也雨暘燠寒風之時不同其爲休
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修類屬之以爲其當如是而
已矣求其所以肅之必爲雨又之必爲暘哲之必爲
燠謀之必爲寒聖之必爲風者不可得也雨暘燠寒
風之恒不同其爲咎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不修類
屬之以爲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狂之必爲雨
僭之必爲暘豫之必爲燠急之必爲寒蒙之必爲風
者亦不可得也漢儒不原箕子之意規規然務離而

析之所以流爲災異之學庶徵以天道人事相推較
故又借歲月日星爲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喻蓋旁
衍及之非本疇之正傳歲以統月月以統日歲與日
月運行不息而成生物之功王以統卿士卿士統師
尹王與卿士師尹勤職不懈而致天下之治積日成
月散月于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于月而歲不
見君臣上下小大繁簡之致見矣歲月日時無易者
王卿士師尹不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成乂之所以
明俊民之所以章家之所以平康而爲治之徵也日
月歲時旣易者王卿士師尹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

不成又之所以昏俊民之所以微家之所以不寧而
爲亂之徵也治與亂存乎其職之失與不失而已矣
王卿士師尹以職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
風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則固
卿士師尹之責耳日月之行而有冬夏月之從星而
有風雨上之舉動繫乎民之休戚者如此也月入箕
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風風雨以其
氣相感故謂星之有好風好雨也福極天之所命者
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
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

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
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潛移默奪於
冥冥之中此所以爲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
昔王荆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遠出
二劉二孔之上然予以爲先儒之說亦時有不可
廢者因頗折衷之復爲此傳若皇極言予攸好德
卽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箕子
丁寧反覆之意最爲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
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心於千載之下然世之君子
因文求義必於予言有取焉矣

尚書敘錄

余少讀尚書卽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錄忻然以爲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已亥之歲讀書於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僞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摸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

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
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
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
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
拾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厯厯垂如綫之緒于其
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
遺而可不知所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
正吳公寔有以成之而今列于學官者既有著令薦
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
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

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見吳公書乃依髣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敘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

王發將有大正於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
蒸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祇
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
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匪厥玄黃昭我周王天
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
民無作神羞旣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
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
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標杵一戎衣天下
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
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

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
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
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
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余所考定如此只移得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勢既
順亦無闕文矣汪玉卿嘗疑甲子失序蓋先儒以
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
無可疑也

孝經敘錄

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芝子貞出之孝經
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
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
絕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并除卒以十八章爲定魏晉
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
言古文者蓋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廢
已久矣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
著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爲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譁
然謂炫自作炫又僞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

又可信哉故嘗以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俱自孔氏而廢興隱見於漢隋之際其迹畧同而其可疑一也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荀昶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爲宗其後陸澄謂爲非玄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羣臣集議史官劉子玄遂請行孔廢鄭夫子玄以爲非鄭之注可矣因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盡非子玄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以爲講義而司馬溫公指解猶尊用古文其意詆今

文爲他國疏遠之僞書蓋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近
忘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僞因朱
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本獨其章名乃梁博
士皇侃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又著其
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
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于刑四
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其
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也宋
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破諸儒之惑矣
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

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而文
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
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爲有聖人之微言故
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也

皇侃見梁書舊刻作皇甫侃誤也

荀子序錄

荀子非經也今以無所附麗姑從錢牧齋先生編入經解後

荀子三十二篇唐大理評事楊倞常移易其篇第而
今篇中亦多有失倫次者余欲重加釐整而憚于紛
更第別其章條或句爲之斷長短皆有意焉而時有
蕪謬取韓子削其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之意與其
他脫文衍字並爲識別讀者可以一覽而知也當戰

國時諸子紛紛著書惑亂天下荀卿獨能明仲尼之道與孟子並馳顧其爲書者之體務富于文辭引物連類蔓衍夸多故其間不能無疵至其精造則孟子不能過也自楊雄韓愈皆推尊之以配孟子迨宋儒頗加詆黜今世遂不復知有荀氏矣悲夫學者之于古人之書能不惑于流俗而求自得于心者蓋少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龍門後學董正位訂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序

項思堯文集序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虵蟒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

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已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折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必

遠矣

玉巖先生文集序

玉巖先生文集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公諱廣字
充之別自號玉巖崑山太倉人太倉後建州故今爲
州人公舉弘治乙丑進士歷莆田吉水二縣令以治
行爲天下第一徵試浙江道監察御史厯兩月上疏
諫武宗皇帝佞幸疾之欲寘之死而上不之罪
也故得無下詔獄貶懷遠驛丞而佞幸者怒未已使
人遮道刺公公僞爲頭陀持波唄囉以行乞四百餘
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嶺南承望風旨僞以白金試

公公拒不受一日攝公閉府門箠擊之幾死行省官
惕息莫敢救御史有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再貶竹
寨驛丞會武宗晏駕今上卽位詔舉遺逸公復
爲御史尋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
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陞
南京刑部右侍郎公自起廢不十年至九卿不可謂
不遇而遂不幸以死不能究其用也然天下稱武
宗之世能以直諫顯者自公之外不過數人耳天
子中興思建萬世之業則正色而立於朝廷如公者
豈可一日而無哉故嘗以謂士之忠言讜論足以匡

皇極而扶世道使之著於廟廊澤被生民世誦其詞
而傳之宜矣若夫詆訐叫號不見省采徒爲一時之
空言似不足以煩紀載而學士猶傳道之不絕豈不
以天下之欲生也久矣有其言足以轉亂爲治利安
元元雖不見之施行而實天啓其人使昭一世之公
道後之人猶盭腕拊掌幸其時能用其言而不至於
壞也國家累洽休明迨敬皇之世百姓安生樂業
有富庶之效武宗承緒不改其舊則生民何幸而
金貂左右佞幸倡優之笑縱橫亂政而上常御豹
房輕騎嬉出六宮愁怨未有繼嗣之慶胡僧挾左道

以梵呪弭賊則樊並蘇令嘯聚之禍蔓衍無窮淮南
濟北覬覦之謀乘間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
上蚤朝而已亦未敢端言之也公奮不顧身指切
時事而尤惓惓以欲法堯舜當法 孝宗爲言使公
言獲用天下蒼生豈不受其福哉此予所以讀公之
疏於本朝否泰升降之際未嘗不三復而歎息也公
好性理之學與魏恭簡公相善故諸子皆及恭簡之
門而居官政績多可紀語具其門人陸光祿鰲所述
行狀中公歿十餘年太倉兵備副使南昌魏侯良貴
爲公江右所造士登堂拜公像求遺藁捐俸刻之公

之子士淹士洵以序見屬因著公平生大節而論之
如此云

山齋先生文集序

今天子卽位十年間吾崑山之仕於朝者遍列九卿
侍從幾與大省比刑部尚書周康僖公與其子大理
寺丞于岐同時在位而永嘉張文忠公方秉國公父
子皆以失張公意先後罷去居閒以詩文自娛康僖
公年八十餘而大理僅餘六十以終前歲公次子太
僕丞以貞菴漫藁見屬爲序至是大理孫廷望還自
太學復請序其祖之文余及侍康僖公又辱大理知

愛不可以辭嘗讀武宗毅皇帝遺事時寧藩不軌
臨安胡永清爲按察司副使奏事中陰折之而王府
交通近倖必致胡公死地禁繫連年而給事中御史
章連上大臣亦擁護之故遼左之謫姑以慰謝驕王
卒賴朝廷清論而一時薰天之勢迄不能致胡公於
死方永嘉用事御史馮恩上書歷詆大臣永嘉與吏
部汪尚書尤惡其指切欲傅致之死會皇子生將
放赦故事諸司各條事欵上之公卿平議其可行者
書之詔中而大理條欵類有以爲馮御史地永嘉與
吏部怒大理遂去官而馮御史亦得不死嗟乎直臣

端士世不可一日無設不幸陷於罪戮旁觀者不出
力以爭之則囚纍孤臣糜死無日矣余每論此未嘗
不流涕歎息也大理精於法律或疑其文深然論議
未嘗不引大體易州上巨盜二人一人瘦死一人病
此兩人皆死則所誣引皆不能白乃舖藥之其後獲
真盜而誣引者皆出■人郎捨松犯邊獲其兒子郎
尚加禿坐以親屬相容隱律減死論以懷遠■薦都
督馬永任邊將尚書以有前詔永不許起用欲奏請
曰若奏不可其人終不用矣卒薦之朝論翕然稱服
惠安伯提督團營尋有旨以豐城侯佐之豐城以侯

當先伯奏改勅下兵部議曰侯先伯者常也若 上
所命則公以下宜皆不敢抗其在朝可稱紀者如此
余嘗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後能知學古
故上焉者能識性命之情其次亦能達於治亂之跡
以通當世之故而可以施於爲政顧徒以科舉剽竊
之學以應世務常至於不能措手若大理所謂有用
者非有得於古文乎予故述其行事大畧以俟後之
君子讀其文而求論其世者凡爲文若干卷曰山齋
者其自號也

雍里先生文集序

雍里先生少爲南都吏曹歷官兩司職務清簡惟以詩文自娛平居言若不能出口或以不知時務疑之及考其蒞官所至必以經世爲心殆非碌碌者嗟夫天下之俗其敝久矣士大夫以媵婀雷同無所可否爲識時達變其間稍自激勵欲舉其職事世共訾笑之則先生之見謂不知時務也固宜予讀其應詔陳言所論天下事是時天子厲志中興之治中官鎮守歷世相承不可除之害竟從罷去昔人所謂文帝之於賈生所陳畧見施行矣當強仕之年進位牧伯爲外臺之極品亦不爲不遇而遂投劾以歸家居十

餘年閉門讀書恂恂如儒生考求六經孔孟之旨潛
心大業凡所著述多儒先之所未究至自謂甫弱冠
入仕不能講明實學區區徒取魏晉詩人之餘摹擬
鍛鍊以爲工少年精力耗於無用之地深自追悔往
往見於文字中不一而足暇日以其所爲文名之曰
疣贅錄予得而論序之以爲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
而爲文其言適與道稱謂之曰其旨遠其辭文曲而
中肆而隱是雖累千萬言皆非所謂出乎形而多方
駢枝於五臟之情者也故文非聖人之所能廢也雖
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

枝葉夫道勝則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勝則文不期多而自多溢於文非道之贅哉於是以知先生之所以日進者吾不能測矣錄凡若干卷自舉進士至謝事家居之作皆在焉然存者不能什一猶自以爲疣贅云

五嶽山人前集序

余與玉叔別三年矣讀其文益奇余固鄙野不能得古人萬分之一然不喜爲今世之文性獨好史記勉而爲文不史記若也玉叔好史記其文卽史記若也信夫人之才力有不可強者夫西子病心而曠其里

其里之醜人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
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余固里之
醜人耳若有如西子者而爲西子之曠顧不益美也
耶故曰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夫知史記之所
以爲史記則能史記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
合緝緝甚矣文之難言也每與玉叔抵掌而談相視
而笑今見其燁燁爾洋洋爾纚纚爾別之三年而其
文之富如此能史記若也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
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試讀之
未有不史記若也玉叔生于楚其才豈異于古耶先

是以其稿留余者逾月似以余爲知者而命之題其
後昔韓退之才兼衆體故敘樊紹述則如樊紹述敘
柳子厚則如柳子厚余不能如玉叔也况史記耶夫
苟能如玉叔則亦里之捧心者也

戴楚望集序

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戴楚望以王家從來授錦
衣衛千戶其後稍遷至衛僉事嘗典詔獄當是時廷
臣以言事忤旨鞫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親視食飲
湯藥衣被常保護之故少瘐死者其後往往更赦得
出如永豐聶文蔚以兵書被繫楚望更從受書獄中

以故中朝士大夫籍籍稱其賢嘉靖四十四年予中第居京師楚望數見過示以所爲詩其論欲遠追漢魏以近代不足爲予益異之予旣調官浙西遂與楚望別隆慶二年春朝京師楚望之子樞哀其平生所爲文百卷謁予爲序蓋楚望之於道勤矣始楚望先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少已有志於求道旣而師事泰和歐陽崇一聶文蔚至如安成鄒謙之吉水羅達夫未嘗識面而以書相答問及其所交親者則毘陵唐以德太平周順之富平楊子修並一時海內有道高名之士予讀其所往來書大抵從陽明之學至

於往復論難必期於自得非苟爲名者噫道之難言
久矣有如前楚望所爲師友皆以卓然自立於世而
楚望更與往來上下其議論則楚望之所自立者可
知矣予之初識之特謂其典詔獄爲國家保護善人
以爲武臣之慕義者也及稍與之親觀其論詩欲上
追古作者又以爲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蓋不知楚
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爲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
佐射舒常爲畫籌一日令舒備偶毓初不知其善射
而舒容止閑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
才如此射矣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豈其不欲以自

見歟抑何予之知之之晚耶抑以予之不及於此歟
予與諸公生同時間亦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
信嘗誦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
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黯黯以
居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親就而求正之又怪
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相遇及是而楚望之所
與遊一時零謝盡矣此予之所以爲恨而羨楚望之
獲交於諸公間也因讀其集慨然太息而歸之

富平楊子

修忠介公爵也常
熟本作楊用修誤

戴楚望後詩集序

戴楚望居環衛好讀書不類鶡冠者尤喜論易尚書
風雅頌皆究其旨故其爲詩不規摹世俗而獨出於
胸臆經生學士往往爲科舉之學之所浸漬殆不能
及也今天子初年郊丘九廟明堂諸所更大禮楚望
日執戟持橐殿陛下以所見播爲歌詩昔太史公留
滯周南以天子建漢家之封而已不得與從事以爲
恨而楚望可謂遭遇矣楚望嘗掌詔獄當是時諸臣
以言事忤旨及他註誤繫獄者力保全之予讀其九
哀蓋不肯迎承時意至與權臣相失幾陷不測其存
心如此噫善人國之紀也楚望汲汲爲國保全善類

其後當有興者乎予謂楚望之詩國史當有采焉讀
之三復嘆息因序而歸之

跋附
後

先皇帝修代來功楚望得官錦衣與楚望等比者
極人臣之寵楚望澹然不以爲意且以直道時與
之忤錦衣勳衛皆金張許史之遊而楚望閉門讀
書入其室蕭然此尤不可及者序中畧之因題其
卷末云

沈次谷先生詩序

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而垂老猶困於閭里益不
喜與世人交而人亦不復見過獨沈次谷先生數數

過予必以其所爲詩見示而商確其可否先生今年七十有八耳目聰明筋力強健時獨行道中人至山麓水涯及佛老之宮往往見之蓋先生同時人多凋謝興之所寄徒獨往耳無與俱也一日先生手自編平生所作凡若干卷俾余序其首夫詩之道豈易言哉孔子論樂必放鄭衛之聲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摸擬剽竊淫哇浮艷之爲工而不知其所爲敝一生以爲之徒爲孔子之所放而已今先生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謠憫時憂世之語蓋大雅君子之所不廢者文中子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

不明變斯已久矣詩可以不續乎蓋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也不然則古今人情無不同而獨於詩有異乎夫詩者出於情而已矣次谷知詩者敢并以是質之而其巖處高尚之志世路艱危之跡見于其自序者詳矣故不論

草庭詩序

舊本皆刻錢宗伯汰之今仍存

廬陵康君奭字才難來游吳中士大夫皆樂與之交將還爲歌詩贈之而以草庭爲題凡爲詩若干首請余爲之序草庭者君居家精舍名也君家在西昌郭外臨大江日閉戶讀書其中用周子庭前草不除之

語以名其室蓋周子得孔孟之心於千載之下卽此
庭草不除與已意同而已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
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人與萬物一體其生生之意
同故昆螿未螫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
不覆巢此心也賁若草木此心也天下雷行物與無
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同此生生之意而已知此
則知所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同而
程子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
豈謂濠上之游以莊子非魚而不知魚之樂也哉周

子家道州二程子從受學焉卽今江西之南安其後
象山草廬相望而出俱在大江之西而廬陵自歐陽
公以來文章節義尤稱獨盛謂其皆無得於斯道不
可也今數年來海內學者絕響而江右一二君子猶
能抱獨守殘振音于空谷之中當世學淪喪而巋然
有存者君生其鄉豈謂無所聞哉何君本徹實君之
弟子而與余有太學之舊尤數稱君行誼超然世俗
利欲之外余故爲序所以爲草庭之意而其爲詩者
蓋不必論也

經序錄序

代

予昔承乏汴藩因識宗室西亭公修學好古有河間
大雅之風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槧版行於世又
爲諸經序錄凡爲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
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
爲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
學之盛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
之世世不絕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自
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古
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
爲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決

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
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爲古文尚
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註春秋公穀
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粹
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
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
二至啖助以己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
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徒
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
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賴後人

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祐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
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
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
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
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
象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
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全而
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淆亂而氏
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帝昆
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羣廟也洪範以後金

滕召洛二誥之疎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紹興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栢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汭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予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畧如此云

史論序

西漢以來世變多故典籍浩繁學者窮年不能究宋

世號稱文盛當時能讀史者獨劉道原而司馬文正公嘗言自修通鑑成惟王勝之一讀他人讀未終卷已思睡矣今科舉之學日趨簡便當世相嗤笑以通經學古爲時文之蠹而史學益廢不講矣遺石先生自少耽嗜史籍倣古論贊之體爲書若干萬言而先生尤自珍祕不肯輕以示人往歲司教黃岡時時與客泛舟赤壁之下舟中常持史論數卷會督學使者將至先生浮江出百里迎之舟至青山磯風波大作船幾覆但問從者史論在否與司馬公所稱孫之翰事絕類之翰之書得公與歐蘇二公而後大顯於世

先生自三五載籍迄於宋亡綿絡千載非止有唐一代之事東坡所謂暗與人意合者世必有知之矣有光爲童子時以姻家子弟獲侍几杖先生一見以天下士期之俛仰二十餘載濩落無成恐遂沒沒沒有負先生之教而先生之門人往往至大官方在黃岡一時藩臬出西陵執弟子禮拜先生於學宮諸生歎異之而今閩省右轄秦君鰲尤篤師門之義每欲表章是書而未及也先生語予曰子爲序吾書然勿有所稱述第言其人平生無他好獨好讀書老而不倦也予受命唯唯退而謹書之

卓行錄序

昔古聖人之治天下既先之以道德猶懼民之不協於中而爲之禮以防之上之賞罰注措凡治民之事無一不歸於禮極而至於用刑亦曰制百姓於刑之中而已孔子以布衣承帝王之統不得行於天下退與其門人修德講學始以仁爲教然至于其高第弟子與當世之名卿大夫其於仁孔子若皆未之輕許而其告顏淵以克己復禮爲仁則孔子之論未始有出於禮者也但古之聖人以禮教天下使君子小人皆至焉若孔子之於其學者獨教其爲君子之事以

治其心術之微固禮之精者而已矣然孔子終亦不以深望於人故曰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其所至宜及於仁而於狂狷之士孔子蓋未之深絕也故於逸民之徒莫不次第而論列之至其孫子思作中庸其爲論甚精而其法尤嚴使世之賢者稍不合於中皆爲聖人之所棄而鄉愿之徒反得竊其近似以惑亂於世孟子知其弊之如此故推明孔子之志而於鄉愿尤深絕之由此言之至於後世苟不得乎中行雖太過之行豈非君子之所貴哉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寧

與世之寡廉鮮恥者一槩而論也自司馬遷班固而
下至范曄而有獨行之名第取其倣詭異常之事而
不爲科條唐書卓行之外又別有孝友傳大氏史家
之裁制不同所以扶翊綱常警世勵俗則一而已矣
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金匱石室之藏不布於人間亦
時時散見於文章碑志及稗官之家休寧程汝玉雅
志著述頗爲剽摘而彙別之凡爲書若干卷名之曰
卓行錄雖不盡出於中行要之不悖於孔子之志故
爲序之云爾

漢口志序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于海故天目于浙江之山最高
然厓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
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塢而山惟
黃山爲大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
嶺漸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爲新安
江過嚴陵灘入于錢塘而汶川之水亦會于率口汶
川者合琅璜之水流岐陽山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汶
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焉唐廣明
之亂都使程沄集衆爲保營于其外子孫遂居之新
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居汶

口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秘而若庸師事饒仲元
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徽菴先
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
故爲汝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丘陵墳墓汝玉之所
存可謂厚矣蓋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于天下
也噫今名都大邑尚猶恨紀載之軼汝口一鄉汝玉
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于世其可少
乎哉

正俗編序

龔君世美余之畏友卓然自立者也先輩吳三泉先

生善品題人物不輕許可獨愛敬君嘗手錄其舉業
文字示門人曰諸君焉能及此龔君亦慕先生行高
嘗介先生友沈世叔請師之先生駭然曰龔君吾願
爲之執鞭而不可得是何言耶旣見延之上坐定爲
賓友而退一時名士若李中丞廉甫常與龔君一晤
莫能得龔君偶過之至馳柬報同列曰龔君過我矣
其見重若此歲庚戌余自春官下第歸龔君以海潮
歌見慰余嘆異之其辭壯偉直追太白廬山行余豈
能及哉頃余自長興改順德龔君以文送之則敘事
去太史公不遠矣余謂今秀才如龔君絕少往來者

皆聞余言不誣也茲余從事中秘龔君寓書勉余以
聖賢事業頗自嗟其不遇因示余以所作六事衍詩
四禮議居家四箴屬余序余覽之蓋皆風教所關乃
余有官者之責龔君獨惓惓焉余復奚辭夫知龔君
莫若余是作也人能知之人不知者余能言之畧述
龔君夙昔而爲之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漳之南靖李氏自分南靖置平和今爲平和人以居
西山故閩人稱爲西山李氏代爲名族其先有西山
居士實始起家五世而至封文林郎太常典簿寧波

教授名世浩字碩遠者其族益大至是居士於世當
祧文林君不忍乃以義剗爲始祖之廟君從晉江蔡
介夫先生受學敦行古道爲義田以贍族又做浦江
鄭氏吳興嚴氏作李氏家規六十九條可謂有志者
矣余因論君之爲家規蓋本於不忍祧其始祖之心
旣爲始祖立廟則不得不立宗子立宗子則不得不
爲法以合族而紂宗夫義之所出不可已者古者宗
以族得民蓋天子所以治天下壹本於是以能長世
而不亂宗法廢而天下爲無本矣而儒者或以爲秦
漢以來無世卿而大宗之法不可復立獨可以立小

宗余以爲不然無小宗是有枝葉而無幹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是有幹而無根也夫禮失而求之野宗子之法雖不出于格令而苟非格令之所禁士大夫家聞李氏之風相率倣而行之庶幾有復古之漸矣文林君之子文餘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居京師間以其書示余而爲序之如此

華亭蔡氏新譜序

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子孫皆能知其所自始迨周之季諸侯相侵暴國亡族散已不可稽攷漢司馬子長搜集遺文古書僅見五帝系

牒尚書集世紀其後如官譜氏族篇稍稍間出迨九品中正之法行而氏族始重迄五季之亂譜牒復散然自魏以來故家大族蓋數百年傳系不絕可謂盛矣士大夫崇本厚始之道猶爲不遠於古也今世譜學尤廢雖當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孫不知書迷其所出往往有之以譜之亡也孰知故家大族實有與國相維持者繫風俗世道之隆汙所不可不重也况孝子仁人木本水源之思乎華亭蔡用卿始爲其族之新譜蓋不欲遠引而自其身追而上之至於六世而其始二世則名字已不能詳然君絕不肯有所附會

曰自吾所知者而已蓋其慎如此予嘗論後世族姓雖多淆亂然自其本始猶當存其十之六七蔡之先出於周文王而蔡叔度武王之同母弟以武庚之亂遷其子胡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舉以爲魯卿士復封之蔡尚書蔡仲之命是也今蔡州有上蔡城其後平侯徙今新蔡昭侯徙州來今壽州也後二十六年滅於楚然自澤義以後往往爲將相名賢史不絕書用卿雖斷自其六世推其爲譜之意亦烏可不知其得姓之所自耶用卿登隆慶二年進士爲魏郡司理而予適在那時相見以譜序見命余故頗採尚書史

記之文以著其得姓之所自而新譜之族之大則自用卿始矣

龍游翁氏宗譜序

錢宗伯汰
之今仍存

傳曰古聖人之治天下復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故聖王之治天下非特以自私也以此推之自王公以逮于庶人故宗法明而禮俗成權度量衡文章服色正朔徽號器械衣服由此而出三代之衰廢古亡本人自爲生

渙然靡所統紀而天下更大亂經大兵而後定當此
之時人如鳥驚魚散豈知夫鄉里族屬之所繫哉然
魏晉而降區區綜核百氏以門第官人雖卑姓雜譜
皆藏于有司而譜牒特盛迄于李唐猶相崇重五季
衰亂蕩然無復有存者矣雖然古之聖王以親親也
親親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譜系自明非獨以譜也譜
之盛也魏晉之失也至於譜亦不存而學士大夫莫
知其所自而仁人孝子之心茫乎無所寄豈不重可
歎哉翁氏居太末相傳自隋始遷子孫蔓衍縣之杜
山塢岑堂菴南村往往而是其居杜山者曰文欽能

追考其十八世以上曰學士君學士而下六世有官
號妃姓墓地而不著其諱七世而下始有諱十五世
始書兄弟又一世昭穆詳焉文欽旣以爲圖出以示
予予觀之而歎世之君子莫能以爲也爲序而歸之

浙江鄉試錄後序

代

元年秋當天天下鄉試之期浙有司遵令式以從事御
史某監臨之竣事之日於是以士之姓名與其文爲
錄而考試官某實序之某當序其後仰惟 聖天子
承統建極體元居正庶務維新天下之士喁喁鄉風
彈冠振衣願立于朝以際休明之運此千載一時也

夫天地之氣茂隆鬱積薰爲泰和蓋非倉卒所能致
然者嘗讀詩觀於成康之際周家極盛之會也成王
之初卽作其詩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
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時成王方當嬛嬛在疚
之時而求望於賢才切矣當是時文武純佑秉德尚
迪有祿之元老猶在也而一時俊髦已濟濟咸造在
庭矣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
之禎蓋人材之生以扶世運實天也天將衍成周太
平有道之長對越駿奔走之士已預生於豐鎬詒燕
之日而以待成王若有期會然者故其詩曰鳳凰于

飛翩翩其羽亦集厥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
于天子此天之所以扶翊興運而人材之應期而出
夫豈偶然哉國家有天下二百年學校以養之選舉
以進之高爵以崇之厚祿以優之所以待士如此其
至也而其氣之鬱積茂隆至於今而止者適會 天
子建元之日方又敦召遺老褒獎直言思遲多士開
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俊英則海內之士感會風雲
魚鱗輻輳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才無世而不生亦
無世而不用乘其時遭其會而後爲奇耳夫浙古會
稽鄞郡當天下一五之一耳而士如此其盛也合天

下同是日而十五舉者皆如此其盛也合是十五舉以貢於天子之庭所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於乎休哉敬因春秋正始之義爲聖天子得賢之頌云

太僕寺誌序

代

嘉靖十七年戊戌臣某爲禮科給事中恭遇冊天尊祖大慶昧死奏言先帝請赦還大禮大獄諸放廢臣及黜遠邪佞諸事先帝方以孝治天下惡前議禮者且謂道士祖宗郊廟用之以臣言不讐謫徙之邊迨至末年詔吏部召臣還會龍馭上賓聖天

子卽位臣起爲南京通政司叅議陞順天府丞尋陞大理寺少卿又進太僕寺卿臣旣拜恩視事欲正官常定卿丞職分條民之利病又以寺無掌故疏陳數十事 上輒報可是歲自河北逾大江之南民遭水沴臣稍以便宜寬其誅見馬遺財足民無失職臣省中無事獲與二三僚佐發故藏篇籍少有存者力爲搜訪僅成草創蹈襲吏牘雅俗猥併非所以成一家言存故事而已臣嘗讀尚書觀周武王偃武修文華山之陽馬牧遍野倒載干戈苞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也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臣竊惟 陛

下嗣萬年無疆之曆運際中興二三年來嶺海陸梁
妖氛曠息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陛下盛德大福非
臣下之所及臣又讀尚書穆王命伯冏爲大正正于
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
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又曰僕臣正厥后克
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臣三復斯言自念夙興夜寐兢
兢于有司之事無以翊聖德於萬一有負 陛下之
寵祿臣不勝大懼

西王母圖序

新安鮑良珊客于吳將歸壽其母作西王母之圖而

謁予問瑤池之事予觀山海經汲冢竹書穆天子傳稱西王母之事信奇矣秦始皇東遊海上禮祀名山大川及八神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傳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然終身不得至但望之如雲而已漢武帝諸方士言神仙若將可得欣然庶幾遇之穆王身極西土至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瑤乃秦皇漢武之所不能得者宜其樂之忘歸造父何用盜驪驂騮騾耳之駟馳歸以求區區之徐偃王穆王豈非所謂耄耶列子曰穆王觴瑤池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嗚呼予一人不足于德而諧于

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蓋有悔心矣然又曰穆
王幾神人哉能窮當世之樂猶百年乃殂後世以爲
登遐焉傳云天子西征宿于黃鼠之山至于西王母
之邦執圭璧好獻錦組西王母再拜受之觴瑤池之
上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丌跡于石而樹之槐睂曰西
王母之山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山也在流沙之西
而博望侯使大夏窮河源不覩所謂崑崙者此殆如
武陵桃源近在人世而迷者也武帝內傳云帝齋承
華殿中有青鳥從東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
此西王母欲來也頃之西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龍

上殿自設精饌以拌盛桃帝食之甘美夫武帝見西
王母于甘泉栢梁蜚簾桂館間視穆王之車轍馬跡
周行天下不又逸耶豈公孫卿所謂事如迂誕積以
歲年乃可致耶然史云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
有驗則又何也史又云時去時來其風蕭然豈神靈
怪異有無之間固難言也莊生有言夫道在太極之
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
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
知其始莫知其終子其歸而求之西王母其在子之
黃山之間耶 今天子治明庭修黃帝之道西王母

方遍現中土人人見之穆滿秦漢之事其不足道矣

此文從常熟刻本崑山刻另是一篇乃爲王元美兄弟作者中間同而始末異有云余嘗序西王母其說如此卽謂此文也又云時人未能喻其旨蓋嘉靖間陶邵諸方士並進上頗惑于神仙故太僕府君借題立論觀者忽之故云未喻其旨也未引法華經云妙光法師豈異人哉我身是也又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豈必求佛與西王母于崑崙之山生天之處哉按儒者之文忌用佛書故從常熟本曾孫莊識

陟臺圖詠序

南陽宋侯繇進士出宰崑山自以少服其考衡州君及母夫人之訓不及見其顯榮負終天之憾有感於陟岵之詩扁其居曰陟臺三年政成被召門人陳九德爲陟臺圖詠一卷江以南諸山凡侯足跡之所至

悉爲寄其登陟之意夫陟岵孝子行役而念其親也
方其上下岡屺徘徊瞻跂迫切之情可想然采薇之
詩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是一歲而歸也東山之詩
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是三年而歸也蓋孝子之役
有時而歸其陟有時而止矣今侯之歸有時而其父
母之歸者無時無時而歸無時而不陟也奚獨於江
之南哉九德蓋道其所見云爾昔者三代之世有民
社之寄必取夫孝友令德之人以能慈祥豈弟不肯
虐用其民而務生全之是以其政不嚴而化其效可
以興禮樂繇出之有其本也侯宰劇縣能以簡靖爲

治事事求便於民吳中吏民稱之不容口人謂侯之才力度越於人而不知其本不外于此卷中多郡中名士繪畫之工比興之美極一時之盛昔人廢蓼莪之篇九德著陟臺之事其於尊師重誼推廣孝思於無窮一也予故序之且以示崑之吏民使知侯所以爲政之本如此云

綵衣春讌圖序

錢宗伯汰
之今仍存

吳粵于三代不在五服之內春秋于吳猶夷之最後秦取楚吳始內屬及畧取陸梁皆以爲郡縣然一日有事杜橫浦陽山湟谿之關卽與中國隔絕及漢兵

下滙離牂牁之水然後五嶺以南遂爲天子之邦至
今千有餘歲會稽南海其文物常勝于河雒齊魯古
稱冀爲中州蓋天地之氣有所鍾卽爲中州則知今
吳粵之盛不可泥古而論也余數見番禺之士往往
秀穎古所謂中州不能過一日胥會京師嘗竊歎四
方萬里之外彈冠結綬于朝國家威靈軼于三代矣
南海鄭祖欽吳與余同榜進士同試吏大司空其貌
沖然有德君子也自始興張文獻公余襄公皆嶺海
之產至今朝丘文莊公相繼屹然爲名臣吾于同榜
中嘗私目之庶幾有復紹前哲而起者蓋于祖欽望

之一日祖欽道其尊君養新翁居家樂志有書史之
娛有山海之觀有荔枝洲花塢昌華芳春園林之勝
因慨然起萬里衡陽之感又自計明年當得州縣便
道歸可以過家上壽也余又歎當周之盛時士有驅
馳王事不得見其父母如陟岵之詩者矣今番禺去
京師萬里祖欽一旦思其親可以計日而還則士之
生于今時者又何幸也會有爲祖欽繪綵衣春讌圖
者因爲序之云

綸寵延光圖序

灑湖金先生以進士出宰華容已而自鄭入爲太僕

丞稍遷繕部員外郎先生恂恂儒雅所至官不求爲聲而人自以不可及嘉靖四十四年余舉進士京師始識先生於太僕又明年爲隆慶二年余自吳興入覲還見先生於清源之官署先是其先大夫以天子新卽位施恩近臣得贈太僕如其子之官而太夫人封爲安人先生喜不自勝因頗道其家世之詳俾予序之以爲子孫之榮余俛默不敢答蓋自以天子加恩臣下而近侍獨沾恩澤州縣之官顧不得與焉人子爲親之心有足傷者會是年建儲詔下先大夫又再贈爲繕部亦如先生之官而太夫人爲宜人

則雖以余之仕宦不遂而亦被曠蕩之恩因念先生所以見屬者欲爲序之適有邢州之役於是復見先生生於清源出其所爲綸寵延光圖者士大夫歌而咏之且成鉅表矣先生在大僕爲京朝官於例得贈封爲易然爲京朝官者常以不待滿遷去或不得封而先生之始受勅命也以登極詔不二年而受誥命也以建儲詔故先大夫與太夫人二年中再受贈封云於是先生之喜倍於前余遂敢爲之序者蓋以向隅之人亦與於滿堂之笑是以樂爲先生道之先生廬江之六人咎繇之後封國於此然有咎繇冢在焉意

必其始所生之地故其後以封自唐虞以來上下數
千年豈無異人生其間而不著英王輔漢摧楚而不
終自後寥寥矣今先生崛起始知六之有人而先大
夫之潛德亦因之有聞於世他日垂名竹帛又不但
爲今之圖而已也

王梅芳時義序

余與東萊王梅芳相知二十年乙丑之歲同舉進士
見之於內庭執手道生平甚懽雖在京師塵囂中時
時過從坐語不覺移晷梅芳論人之命運窮達蚤晚
皆有定數惟其所以自立者不可以少有所失其語

亦人之所能道而言之獨有旨他人言之不能如梅
芳也以是益信其爲君子間出其所爲時義若干首
見示梅芳初發解山東爲第一人及試南宮卽此文
也乃數詘有司至是方舉進士梅芳之文則一而已
矣而其命運之窮達早晚所謂定數者信然夫人之
所遇非可前知特以其至此若有定然而謂之數云
爾曰數則有可推夫其不可知則適然而已雖梅芳
之云數又未有以盡之梅芳試政天曹而予爲令鄣
東方受命過鄉郡而江陵周相聖時在長洲亦同年
相好將梓梅芳之文以傳余固知梅芳之深者因爲

序之

水利書序

夏書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烏攸居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
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世言震澤具區今太湖
也五湖在太湖之間而吳淞江爲三江之一其說如
此然不可不攷也漢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志溝洫
於東南之水畧矣自唐而後漕輓仰給天下經費所
出宜有經營疏鑿利害之論前史軼之宋元以來始
有言水事者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事奏復之文濫

引塗說非較然之見今取其顛學二三家著于篇

尚書別解序

嘉靖辛卯余自南都下第歸閉門掃軌朋舊少過家
無閒室晝居于內日抱小女兒以嬉兒欲睡或乳于
母卽讀尚書兒亦愛弄書見書輒以指循行口作聲
若甚解者故余讀常不廢時有所見用著于錄意到
卽筆不得留昔人所謂兔起鶻落時也無暇爲文章
留之箱篋以備溫故章分句析有古之諸家在不敢
以比擬號曰別解余嘗謂觀書若畫工之有畫耳目
口鼻大小肥瘠無不似者而人見之不以爲似也其

必_有得_其形_而不_得其_神者_矣余_之讀_書也_不敢_謂得_其神_乃有_意于_以神_求之_云

都水稿序

余_在都_水散_堂後_卽還_寓舍_稍欲_閉門_讀書_顧人_事往_還不_暇嘗_恐遂_至汨_沒會_得長_興令_忻然_有山_水之_思臨_行檢_所爲_文稿_以塵_全叢_沓之_中率_爾酬_應多_有可_醜顧_又有_不忍_棄者_先是_宮傳_司空_公命_曾郎_中取_去一_卷今_輯爲_四卷_其爲_人持_去不_存者_尚多_名之_曰都_水稿_以識_一時_所從_事云

會文序

經義百篇予與諸友辛卯應試時會作也以今觀之
純駁不一然塲屋取舍又不在是也後四年偶見於
文叔之館有足以發予之慨歎者時之論文率以遇
不遇加銖兩焉每得一篇先問其名乃徐而讀之咭
咭然曰有司信不誣耶其得固然耶其失者誠有以
取之耶雖辯者不能詰也若斯會之編諸友之文在
焉有中第者有爲顯官者有爲諸生者有甚不肖如
予者而不爲區別名字觀者於是可以平心矣項脊
生書

羣居課試錄序

乙未之歲余讀書于陳氏之圃圃中花木交茂開門見山去廛市僅百步超然有物外之趣從余遊者十餘人陳氏之子壻在焉悉年少英傑可畏人也每環坐聽講春風動幃二鶴交舞于庭童冠濟濟魯城沂水之樂得之几席之間矣諸生間以誦讀之暇執筆請試求如主司較藝之法余謂考較非古也昔人所謂起爭端者也雖然吾觀諸子之貌恂恂然務以相下其必不至於色喜而怨勝已也於是定爲旬試法試畢錄其言之雅馴者蓋勸勉之意寓于其間且以稽其前後消長之不一廣諸君相師相友之風云耳

間有雄才陵轢而不束於格亦予錄之所不棄也

夏懷竹字說序

增入

生而無名君子以爲狄道有名有字矣又有號者俗之靡也號至近世始盛山溪水石遍于閭巷然使其無誇詡之心有警勉之意亦非君子之所鄙夏煥章甫之號懷竹也吾有取焉先太常墨跡妙天下尤工于竹章甫允懷于茲托之以自見可謂知本矣予旣爲說以勉之而沒其美非所以盡勸掖之道因復以予所以知章甫者冠于篇曰吾邑宦家子弟皆知自貴重喜爲容在稠人中不問可知章甫爲人滑稽與

伶人伍衣裳偏倚步履邪施忽去忽來見者咸輕之
章甫于予祖母爲從孫于予室人爲姑舅之子內外
皆兄弟室人歸寧時疾殆東還入帷轎中倉卒不可
測章甫親爲扶轎徐徐行面無人色予先驅回顧爲
之隕涕章甫又棄其家留予視湯藥終夜不寐者二
旬室人旣沒匍匐營喪事者踰月予畸窮困頓爲世
所棄死喪之威煢煢無倚青燈孤影獨章甫欵語其
旁章甫篤于義如此人固不易知也昔太史公自以
身不得志于古豪人俠士周人之急解人之難未嘗
不發憤慨慕而極言之况予親得之章甫此烏得而

無言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崑山後學盛符升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開化圖書館

Waihua library

開化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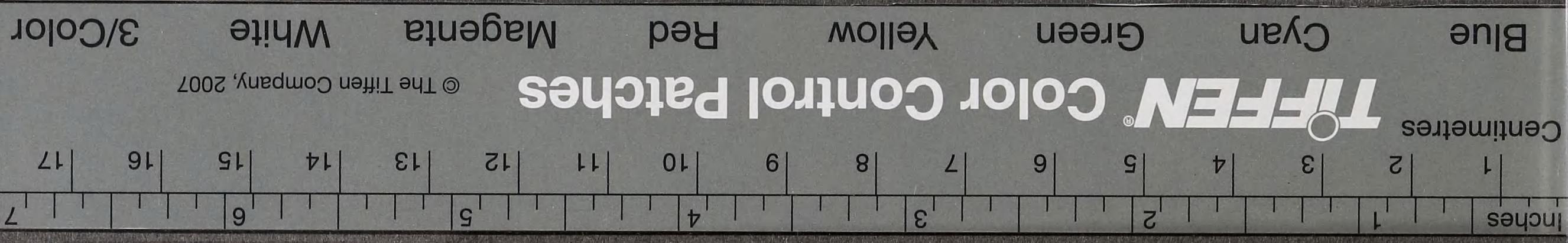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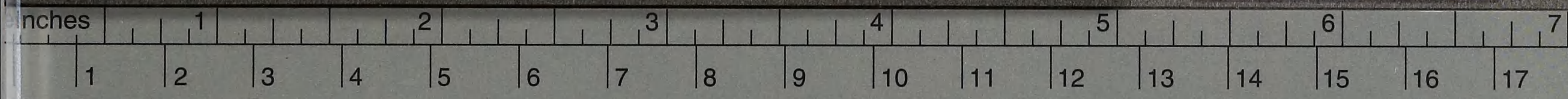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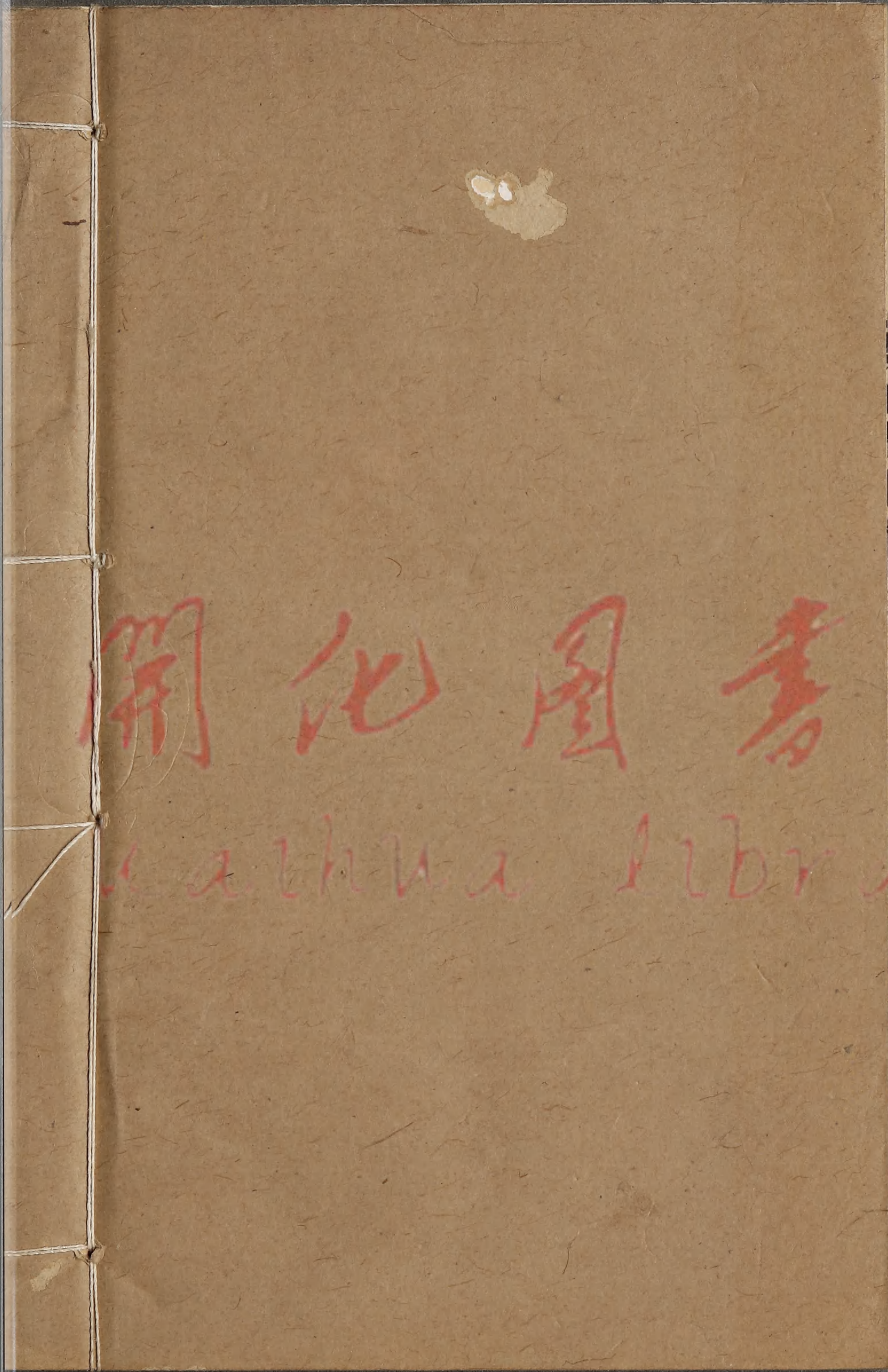
kaikwa library



震川先生集

開化圖書館
Kachu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